

海琴秋韵

HaiQin qiuyun

李蕾 杨雪燕◎著

张琴秋传

张琴秋为著名的红军女将领，六十余年的
生命艰难曲折，极尽坎坷，其跋涉的历程与二万五千里
长征在中国版图上的投影十分切近。

长征出版社

海
琴
秋
韵

HaiQin qiu yun

李蕾 杨雪燕◎著

张琴秋传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纪学 王亚宁

封面题字：陈锡祥

责任印制：赵 波

封面设计：武晓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琴秋韵/李蕾,杨雪燕著. -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5

ISBN 7-80204-120-1

I. 海… II. ①李…②杨…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530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奥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19.25 印张

292 千字 定价:29.80 元

ISBN 7-80204-120-1/I·284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张琴秋为著名的红军女将领，六十余年的
生命艰难曲折，极尽坎坷，其跋涉的历程与二万五千里
长征在中国版图上的投影十分切近。



目 录

引 子/1 YINZI

第一章 历史旧账 /2 LISHIJIUZHANG

- 1. 山雨袭来 [2]
- 2. 小车司机 [7]
- 3. 八个大字 [10]

第二章 少年旧事 / 15 SHAONIANJIUSHI

- 1. 张氏传人 [15]
- 2. 振华女校 [17]
- 3. 前程之忧 [20]
- 4. 钱太太来访 [24]

第三章 沈泽民 / 27 SHENZEMIN

- 1. 辞别杭州 [27]
- 2. 寻访孔德沚 [30]
- 3. 病回故里 [33]

第四章 沪上风暴 / 36
HUSHANGFENGBAO

1. 上海大学 [36]
2. 小乔初嫁 [41]
3. 工人罢工 [44]
4. 五卅运动 [47]

第五章 走近布尔什维克 / 53
ZOUJINBUERSHIWEIKE

1. 温柔之别 [53]
2. 人在旅途 [55]
3. 中山大学 [58]
4. 同学王明 [60]
5. 分道回国 [62]

第六章 喋血鄂豫皖 / 67
DIEXUEEYUWAN

1. 六届四中全会 [67]
2. 初进鄂豫皖 [70]
3. 苏区大肃反 [75]
4. 局势急转直下 [78]
5. 被迫转移 [83]

第七章 主力转移 / 89
ZHULIZHUANYI

1. 向何处去 [89]
2. 创建根据地 [96]
3. 妇女独立武装 [99]
4. 随之而来的不幸 [105]

第八章 坚守大别山 / 111 JIANSHOUDABIESHAN

1. 鱼水情深 [111]
2. 省委书记丢了 [114]
3. 沈泽民的最后时刻 [117]

第九章 长 征 / 123 CHANGZHENG

1. 不穿白衣的天使 [123]
2. 杂古垸的枪声 [130]
3. 两军大会师 [134]
4. 北上与南下之争 [137]
5. 三过草地 [144]
6. 二度绽梅 [148]

第十章 空前绝后西路军 / 151 KONGQIANJUEHOXILUJUN

1. 西渡黄河 [151]
2. 鏖战高台 [155]
3. 临泽突围 [159]
4. 石窝分兵 [162]

第十一章 祁连雪为证 / 169 QILIANXUEWEIZHENG

1. 被俘 [169]
2. 同难姐妹 [174]
3. 押解西宁 [181]

第十二章 青海长云暗雪山 / 184 QINGHAICHANGYUNANXUESHAN

1. 新剧团 [184]



- 2. 飞鞋事件 [191]
- 3. 一对假夫妻 [196]
- 4. 另一个女人的出现 [200]

第十三章 远去的杜娘 / 207

YUANQUDEDUNIANG

- 1. 营救 [207]
- 2. 脱出虎口 [211]
- 3. 归心似箭 [217]

第十四章 圣地延安 / 224

SHENGDIYANAN

- 1. 轻寒阵阵 [224]
- 2. 陈昌浩走了 [227]
- 3. 来到延安的亲人们 [232]
- 4. 工作着, 很快乐 [238]

第十五章 梅开三度 / 241

MEIKAISANDU

- 1. 好人苏井观 [241]
- 2. 不如意时 [245]
- 3. 霞敛其晖 [251]

第十六章 冀中解放区 / 259

JIZHONGJIEFANGQU

- 1. 参加土改 [259]
- 2. 玛娅见到了妈妈 [261]

第十七章 太平年月 / 265

TAIPINGNIANYUE

- 1. 从外行到内行 [265]

2. 说实话办实事 [268]
3. 温暖的大家庭 [271]

第十八章 命运的安排 / 276

MINGYUNDEANPAI

1. 重返大别山 [276]
2. 苏井观之歿 [277]
3. 陈昌浩安眠 [280]

第十九章 子夜落瀑 / 282

ZIYELUOPU

1. 逼上绝崖 [282]
2. 飞瀑无声 [287]
3. 不屈的玛娅 [290]

第二十章 尾 声 / 293

WEISHENG

后 记 / 299

HOUJI



引子

天搓瑞雪兮琼花飞舞，地拥银山兮壮马骏奔。

一百年间，钱塘大潮轮回了一百次。每一次都是那么气势恢宏不可抗御，每一次又是那么真切缠绵情意缱绻，一如人的生命，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饱尝情感和苦难。所不同的是，人类的生命没有轮回，后人对于前人，只能寄期望于退潮后的沙滩，从沙痕里寻觅曾经有过的坎坷与神秘奇迹和短暂的灿烂。

张琴秋三岁那年，与她隔钱塘而居的女侠秋瑾，在一个尚未破晓的凌晨，身着一袭染血白衫，被斩杀于绍兴的古轩亭口。生于桐乡石门镇上的张琴秋，仿佛是缘着秋瑾的足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第一章 历史旧账

1. 山雨袭来

1966 年的初夏,上海。

天气有些沉闷,仿佛快下雨的样子。身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正在纺织机械厂领导着搞“四清”,突然接到部党组的紧急通知,要她立刻返京。凭以往的经验,她预料到北京方面一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临行前,她召集机械厂领导开了一个会议,对“四清”工作做了一些安排,便匆匆上了火车。

头发花白的张琴秋坐在软卧车厢里,透过车窗望着窗外,可无心欣赏飞掠而过的秀丽的景色,她一直判断不清的是,部里召她紧急回京,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这样的,党中央的工作暂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一路去视察江南。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公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国内的局势一下子就有些乱起来。为稳住局面,集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组织领导,刘少奇在中央主持召开了有关会议,在邓小平等人的倡议支持下,决定还是采取由上到下派驻工作组的做法,这是党的一贯做法,多次都被证明是积极有效的。纺织工业部党组遵照中央的指示,决定还是委派党组副书记张琴秋带领工作组,深入到该部下属的北京纺织科学研究院去。张琴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从上海召回北京的。纺织工业部党组认为,北京科研所情况比较复杂,知识分子成堆,问题也相对比较棘手,张琴秋是纺织工业部的老领导,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又一

直分管生产和技术工作,对知识分子熟悉了解,由她带领工作组下去,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张琴秋下了火车,马不停蹄直奔部里。她静静地听完部长的安排。对部里的安排,她没表示异议。尽管她已有很长时间没在办公室里坐一坐了,总是在下面各地跑来跑去,不过,她感到很充实,也很乐意。就这样,张琴秋来到了纺织部所属的北京科学研究所。

到了这个单位,张琴秋并不急于表态,而是从认真听取汇报、了解分析各方面情况入手。经过一个阶段细致的工作,头绪清楚多了,她认为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能解决的尽快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及时向部党组作了汇报,并负责做好解释工作,取得群众的谅解。张琴秋没有架子,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日子一长,大家有什么问题都乐意跟她谈,科研所里稳定多了。张琴秋也感到以往的工作之所以有些地方群众不满意,是由于一些政策没有能够做到对大多数人设身处地,这是非常有必要在下一步工作中予以克服和纠正的。正在工作组的工作越来越顺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形势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刘少奇被莫名其妙地从党内“揪”了出来,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广大群众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上街游行,义愤填膺。顺理成章,刘少奇所派工作组的做法突然间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科研所里一下子沸腾了,有人公开提出让工作组滚出去。张琴秋毫无精神准备,一夜之间又不由分说地被推到了无产阶级对立面。

群众运动汹涌澎湃。根本来不及思考,张琴秋的家就被抄了,而且抄了不止一次。一拨一拨的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来到她家,那阵势,像要挖地三尺。现金和存折拿走了,一共一万多元。衣物、家具、一些日用品也被搬了出去,还有书籍、日记、工作笔记以及私人信件。张琴秋冷静地注视着这一场洗劫,不亢不卑,不言不语。漫长的革命生涯使她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党内一系列的斗争,从而也锻炼了她丰富而沉着的党内斗争经验。她任由造反派们当着她的面把她家翻腾得一无是处乱七八糟,对拿走的现钱、存折以及衣物都表现得很漠然,在她眼里,那些东西有亦可,无亦可,并不值什么。造反派们一个个都像嗅觉灵敏的猎犬,你越是阻止他们干什么,他们越会表现得坚决和彻底。张琴秋心里了解这一点,所以对从她家拿走的东西,她没有

表现出丝毫的惋惜,事实上那些东西也不值得惋惜,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物哪一样不是身外之物?然而,当造反派又试图把一些资料也像其他东西一样搬走的时候,张琴秋却挺身而出,横住身子挡在造反派面前。声音不高,语气却强硬:这些东西你们不能动!

全国解放后,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以徐向前元帅为主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张琴秋是指定的委员会成员。这些年,她努力回忆、搜集和整理了这些资料,她觉得这件事情她应该做,有责任尽可能地吧红四方面军的真实留下来。在她看来,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无疑也是党史和军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她还没有交给中央军委之前,任何人都无权处置。可造反派们不那么想,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天王老子,他们行将主宰天下,难道还有什么东西能逃脱得了他们的掌心?张琴秋据理力争,拿出了威严,说道:这牵涉到军事秘密,不是谁想看就能看、谁想拿走就能拿得走的!

一个造反派头头冷笑了一声,说,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红四方面军又怎么啦,不就是张国焘的队伍嘛!那这些玩意儿就是你们的变天账、黑材料。你霸住这些东西想干什么?是不是还想替张国焘翻案?!

张琴秋无意与他们纠缠,但她却不容许任何人从这里把材料拿走,倘是拿走,那将是她最大的失职。别看她已是个满头华发的老太婆,但她挺身于那些材料前,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概。这令造反派们十分气恼。还是那个小头头说,你难道还以为这会成为你的光荣吗?这是历史罪恶!谁不知道红四方面军是和中央红军唱对台戏的,张国焘就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落下个遗臭万年的下场,你张琴秋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还得要好好查一查呢。

张琴秋跟他们有理说不清,也不想多费口舌争辩什么。而造反派急于快刀斩乱麻,好去向他们的上司报功。张琴秋被强行推到了一边,眼看着有可能保护不了这些材料的时候,她不得不向周总理办公室发出了求救信号,她诚恳地说,搞文化大革命,我没有意见,抄我的家,我也可以忍受,但红四方面军的材料,坚决不能外泄!在战史没有写成之前,我必须向中央军委负责,向徐向前元帅负责!总理办公室过问了这件事。造反派不得已,答应在三天之内将材料送交国务院。

可三天72小时,不仅足够把这些材料翻检一遍,造反派还别有用心地作了一些断章取义的摘录。当时的中央,除了国务院,还有一个文革小组,造反派在把材料交给国务院的同时,又把摘录的那一部分送给了文革小组。这些情况,张琴秋并不知晓,但她却感觉到了,文革小组分明是造反派的后盾,这个小组显然已将自己凌驾于国务院之上了。

没过几天,在中共中央某个机关大院里,果然出现了一张揭发批判张琴秋政治历史问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被转抄到了纺织工业部以及该部驻京直属单位,赫然的大字再加上猩红的渲染,张琴秋的历史仿佛就被掀开了一角。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掀开了纺织工业部阶级斗争的盖子。别看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工作多年,但对她的历史,人们并不清楚,刺目的大字报使许多人都大吃一惊,别看张部长这个个头儿不高、其貌不扬的老太婆,居然还会骑马、打仗,而且还带过兵!

确实,张琴秋普普通通的外表一直遮盖着她大半生的传奇经历,人们更不曾想到,就是这个不起眼儿的老太婆,在几十年的革命风雨中,曾先后在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毛泽东以及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与党内著名人物博古、朱德、周恩来、徐向前他们都有过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接触,她自己也曾驰骋疆场,赫赫有名,是革命队伍中屈指可数的女将领。对于自己的历史,张琴秋很坦然,她也去转着看了看贴出的大字报,回来后对她的秘书铁英萼说,老铁,你和我在一起工作了许多年,我从来也没向你谈到过我的历史,这不是保密,而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都是过去了的事情嘛。现在赶上了这场运动,要重新审查我的历史,我就说给你听听吧。一方面,你对我也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请你帮我分析分析,提高我对自己过去的认识。

铁英萼却坚决地摇着头,说,不,张部长,您千万不要对我说什么。现在他们都已经说我是保皇派了。不检举揭发你的问题,我是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没什么可检举的。但是,如果您一旦对我说了,我不是就知道了吗?那样的话,对您、对我都不利,也许会给您惹来更多麻烦的。您还是一如既往,不要对我说罢。张琴秋理解铁英萼的好心,她和蔼地笑了,铁英萼报以苦笑,彼此算是一种特殊的交流。

进驻到纺织工业部的首席军代表已经签发了查阅张琴秋人事档案的报

告,张琴秋专案组也成立起来。专案组立即就在从张琴秋家抄来的私人信件里获得了重大突破。所谓突破,是丈夫苏井观当年在世时写给张琴秋的一封信,信里提到在西柏坡附近见到了朱老总、康克清、刘少奇和傅钟、安子文等,说他们在攀谈中提到了张琴秋。而且刘少奇说,这几年对琴秋不起,没有给她固定的工作,有些同志以为四方面军的错误(不是全部)要由她负责,她怎么能负这个责!信中还说,少奇同志说了,琴秋同志在我们党内女同志中是很能够做工作的,以后要给她一定的任务。苏井观的这封信距离现在已经18年过去了,当时张琴秋心里着实有过一番感动。解放后她担任了纺织工业部的领导职务,她很感激党中央的关怀,惟一的报答就是下决心把工作做好。苏井观去世后,张琴秋就把他曾经写给她的一共50多封信件小心翼翼地捆扎起来,束之高阁,不是为了忘却,而是要把彼此间的相亲相爱持久地保存起来。没想到,这爱神的羽箭,眼下却被人涂抹上一层毒汁,弯弓反射,射向了张琴秋的靈魂。

纺织工业部机关一时气氛肃杀,人人噤若寒蝉,墙上到处刷满了巨型标语:

张琴秋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得力干将!

张琴秋是刘少奇在纺织工业部的忠实代理人!

坚决打倒大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张琴秋,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张琴秋被粗暴地一次次推到批斗会上去。

专案组成员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在他们对部里一些老革命的分析排队中凭直觉感到张琴秋最有搞头。他们抑制不住热血沸腾,激情满怀,什么事情都敢想,什么话都敢说,批斗会上,他们带头高呼一阵口号之后,当众问了张琴秋一个令她哭笑不得的问题:你和刘少奇是什么关系?接下来便是一片声讨,造反派纷纷上阵,既像是要向群众交底,又像是质问张琴秋本人:张琴秋,你早期追随王明,随后又追随张国焘,可见你也是个典型的、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这其中有着极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当年西路军战败河西,那么多女战士舍身保洁,牺牲了生命,你当时在女兵里是个最大的官,怎么就能毫发未损?张琴秋,老实交待,你是凭什么苟且偷生,保全了自己的这条狗命的?

张琴秋,你明明是地主出身,偏说自己是破落地主,什么叫破落地主?

说说你是怎么混进革命队伍的？混进来的居心何在？

张琴秋还是个坏女人，她生活腐朽，作风轻浮，革命战争年代那么艰苦的环境，多少人流血和牺牲，她居然先后嫁了三个男人……一个女人连嫁三个男人，这不是典型的破鞋是什么！

此时的张琴秋已年过花甲，她看着台上台下批斗她的那些人，一个个对她义愤填膺地挥舞着拳头，表露出对她的极大愤慨和厌恶，她只有保持着沉默，许多问题，她感到无从说起。对于这般岁数的年轻人，她感到自己生活的年代和他们相距得实在太久远，那么一时半会儿她又如何能说清楚自己？她只能说自己经历得太多，历史上的事情太复杂。这样一想，她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很慈祥的感情来，她甚至想招呼这些造反们一声“孩子们”。她从和他们差不多年岁就走上革命道路，几十年来腥风血雨，有过付出，有过伤痛，有过牺牲，也有过委屈，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幸还是不幸，让后人去评说吧，她不愿对“孩子们”作任何叙述，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场合？

可是没有谁能准确揣度到张琴秋此时此刻的心理，她缄口不语的态度，只能更加激怒视她为敌的那些人们，接下来便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口号声：

张琴秋必须老实交待！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2. 小车司机

张琴秋的小车被停了，只能坐公共汽车上班，于是她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去买了一张月票。工作内容也完全不同于原来。早上，先打扫厕所和走廊卫生，然后写交待材料。下午，时不时会有批斗会，她必须随时和群众见面，接受批斗，随叫随到。那种场合，少不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和方式，她必须接受和忍耐。战伯勤是张琴秋的小车司机，给张琴秋开车多年，并负责她的安全保卫。自从张琴秋被剥夺了坐车的权利，战伯勤也就无所事事了。并不清闲的是，总有人要让他检举、揭发张琴秋，这使战伯勤的心情很郁闷，有一种怅惘若失的感觉，怎么也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他寻思过来寻思过去，怎么思量，张部长都不像是个坏人。张琴秋的处境对他

刺激也很深,怎么说也是个堂堂副部长啊,居然被整得天天扫厕所,不是批,就是斗。那些大字报,也不知道从哪里翻弄出来的是非,每天都有你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他给张部长开车多年,还真不知道张部长有那么深的资历。仔细想想,出生入死,革命那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现在怎么被搞成这样。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每次批斗,又挂牌子,又架“飞机”,真是太缺德了!他已经看出来了,那些造反派是惟恐天下不乱,心术不正,要置张部长于死地,可张部长不是坏人,不能称了那些人的心。于是他很想找机会跟张部长说一句话,要她多保重,甭管遇上什么,都要想开点。人这一辈子,风风雨雨,什么事遇不上呢?天塌下来地接着,要自己宽待自己。可是战伯勤根本没法儿跟张部长说话,机会倒有,在机关里还时常能见着,可张部长生怕连累别人,特别是她以前的部下,见了面,漠然得就跟不认识似的,马上就闪开了,这使战伯勤心里更加难受。他晓得张部长的心思,可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不久,战伯勤就病倒了。

张琴秋得知战伯勤得病的消息,是在他已经做了手术以后。听说战伯勤得的是癌症,这使张琴秋非常震惊,也非常痛心,因为她知道癌症对于人的折磨与伤痛,她一定要去看望战伯勤。

战伯勤已经出了医院,回家“静养”了。张琴秋只有选择晚上。她不顾自己被一天的批斗搞得困乏疲惫的身体,由女儿张克宁陪着。起先,女儿不同意张琴秋去,因为她看到母亲脸色灰黄,腿脚浮肿,她劝说母亲改天再去。张琴秋也不加分辩,拄着拐棍往外便走。张克宁知道母亲的脾气,赶忙跟在她身后。

战伯勤的家在北京东郊,中途要倒几次车。女儿乘机规劝时,张琴秋说,那有什么,我有月票!

躺在床上的战伯勤怎么也没想到张琴秋会大老远地跑了来,当他毫不怀疑站在床前的就是张琴秋时,他叫了一声“张部长”,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来。张琴秋示意他不要动,自己在战伯勤床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来,从什么时候得病什么时候发现一直到治疗手段和手术后的恢复,她从根到梢都问得非常仔细。战伯勤一一作了缓慢的回答,显得精神倦怠。张琴秋注意到了这一点,就对他说,病也没什么可怕,人在世上,谁也不想得病,可既然得